



新年

我画了一个挂历

●文图/刘 齐

其中,最引人瞩目,或者瞩目了却不肯承认的是,姿容百态、气象万千的美女挂历。老实说,我也没少瞩目。新旧交替的年关,走在路上,行于店铺,只要经过那些推销挂历的摊位,人争气眼睛不争气,或可说:人健康眼睛更健康,于是,五光十色中总往美人画上瞅。买是不买的,却要看个仔细,不但看美女挂历,还要看挂历买主,什么人呐,这么坦荡、豪迈,一买买好几份。店家欢喜,紧裹慢包,弄成一个个长圆柱儿模样,郑重捧给顾客。有人知道那里藏着一百个媚一千个娇,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大号的擀面杖。那一时期过年,街头巷尾,会冒出许多怀揣“擀面杖”的人物,每一位都是胸有成竹、顾盼自雄的样子。他们携带的,不单是美女挂历,但只要是挂历,就带着喜气,受到欢迎。

多年前的一个新年,我将日记本腾出一页空白,画了一幅画。画上那个戴着眼镜,向上拎起挂历的小伙子,就是我本人。挂历已经很高了,仍嫌不足,又添了只报春燕子,想让它带着挂历飞得更高。

现在看,这幅画里最意味的,应是挂历上1978这个美术体数字,它表明了一个重要年份。此前,生活已经有了变化,但从1978年开始,生活将发生更大、更深刻的变化。以我一个二十几岁青年懵懂的目光,虽然无法全面感知、预判这些变化,但鬼使神差般,我却将1978这个数字,突出地、一笔不苟地画了出来。画中的我,姿态是昂扬的,满怀希望的。

当时,我在东北一家大型国企——沈阳鼓风机厂的宣传科工作,厂领导贺书记下班后常到我们的办公室哼两嗓子京剧花脸。以前他哼的是李勇奇,现在哼的是窦尔敦,哼完了夹着空饭盒骑车回家。我则到食堂打四两高粱米饭,菜是7分钱一份的粉条海带,吃完回办公室继续写稿。那时真年轻,画面上我后脑勺那一抹黑发绝对写真。戴的老式棉帽,土名“火车头”。穿的是分量很重的大棉袄,当时哪里想到,我和厂内外许多同龄人,若干年后都将换上轻盈耐寒的羽绒服。但那时我的这身打扮已经可以了,棉袄里面有衬衣,外面有罩衫,三层衣物防着小北风,你还要怎样?我插队那个村子的农民福德子,十冬腊月,光溜溜的上身,只穿一件露棉絮的破棉袄,外加一条不太破的细麻绳。

挂历的封面,草草几笔,画的是白雪和松树——当时的我,是想借此寓意纯洁还是坚强,记不得了,但有一条我敢保证,如此构图尽管平庸,却不会犯错误。当年那些专业的挂历设计者,受种种束缚,其题材范围,也不会比我强出太多。人群中最大胆、最有想象力的头脑,也很难设想,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过后,中国的挂历,将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相应发生令人目不暇接、目瞪口呆、赞不绝口、骂也不停的变化。春秋四季、南北风光、古典名画、西方经典、静物写生、人物肖像、珍禽奇兽、日月星辰,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冲击着、更换着人们的思维模式。

光阴也快也慢,这才几年啊,“擀面杖”不声不响,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中,贺年片,带信封的,不带信封的,也很难见到,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也不正式告别一下。

美女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挂历还在,只是变了方式,在电脑里、微信里,以虚拟的数字形态,帮助人们把握时间,认准节气,展望未来。

我仍然写日记,却不怎么在日记本子上画画了。

辞旧迎新之际,当年的工友和同事,会传来高清亮丽的电子挂历,内容多是养生和健体,也有老市区、老厂区的亲切影像。我会马上回复三五个表示感谢的表情包,然后,接通音频、视频,彼此听到真声,见到真容,一起回忆美好的、努力上进的青春时光。

确乎天道酬勤,影视演员咏梅,于年届半百之际双喜临门:连获中外两项电影女主角奖。面对采访镜头,她却提出别人难以理解的特殊要求:“我的照片,能不能尽量不修?非修的话,能不能不要把我的皱纹修平了?”问号油然而生。咏梅微微一笑回答:“皱纹,可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精彩!话未落地,咏梅的脸上似已熠熠生辉,那是“包浆”之光!

更令人敬佩的是被誉为中国最美“00后”的人民艺术家秦怡。去年她在医院度过了百岁生日,红烛灼灼衬着她的银发闪闪,顿显一种“包浆”之美。虽经风霜浸染,却尤显精神。

对此,能不赞叹?人生之树,年轮增密,必然地树纹(皱纹)深刻,枯叶(银发)日增——秦怡头上的银发、咏梅脸上的皱纹,正是命运之河的收获、人生大树的馈赠。其“包浆”之光,是金色年华与峥嵘岁月在闪闪发亮!

何谓包浆?是以器物为载体的岁月留痕,其实就是一种光泽,是古玩的“年轮”。既然是承托岁月,年代愈久的东西,则包浆愈厚。那么,同样经过岁月磨砺,大至人文、小至人生,是不是同样有包浆存焉?

譬如对某些恒常价值观念的奉守与坚持。譬如老派知识分子气质,眉眼间的雅致、衣袋里的手帕,再如言语的恬静、步履的从容,又或者是握笔久而坚韧存之的留痕——中指上厚厚的一层,绽开的是对你孜孜创作的奖赏——茧花,也是“包浆”之花。

包浆是成熟,但不是油腻,尽管盘文物有时也需要抹一点儿油。油腻是一种折磨人的庸俗感。无论青年,还是中年,沾上油腻就很难甩掉了。

包浆更显质感与味道,但不是

你要盘出甚包浆

●齐世明

世故与老旧,尽管包浆深蕴岁月之磨难、时代之沧桑。历经磨难未必修得高贵,也可能使人猜忌、狭隘,直至猥琐。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有磨难的阴霾压着,又有几人能轻快地行路呢?

花有千种,人有万样,包浆也非一样一式。

当你有闲,把玩物件,用手细致地摩挲,用体温慢慢地打磨。殊不知,时间和俗世也在盘你。

当皱纹不经意地出现,当风霜渐侵鬓发,你能像秦怡、咏梅那样超凡脱俗地笑对么?更多的恐怕是到处搜索适合的焗油膏和除皱霜,或在衣饰上下功夫,一句话:殚精竭虑地修饰——掩饰。

面对生活的风吹日晒、粗粝揉搓,面对社会的名欲利欲、复杂纠葛,你能打磨出思想的包浆、人生的包浆,坦然笑对吗?

这种包浆是高贵的,也成了人们真正的需要,应有的坚守。面对物欲的世界,“守心如玉”四个大字像四声惊雷,震彻人们的心谷!

其实,中国人对于柔润包浆的追求,应该源于悠久而绵长的玉文化——所谓“温润如玉”,正是包浆的最高境界,而守心如玉,则是上苍对现时腰包凸起、满面油光的国人的谆谆教诲。

守心如玉,由守身如玉借喻而来。守身如玉,出于《孟子·离娄上》:“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为保持节操,像玉一样洁白无瑕。那么,守心如玉,可理解为保持信念、持守道德,使内心像玉石一般纯洁、坚定,不为如炽的物欲所迷,不被社会的浊流所染,不容他者负面的情绪与世俗功利的野马肆意践踏我们心中浩荡的原野。

此际,包浆是一条岁月银河,彼岸上,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行至此岸,你已超然物外,俨然脱离了低级趣味。

生活就像京酱肉丝

文/阿福 图/勾犇



灶台物语

我:京酱肉丝做好了,开饭。

太太:虽然今天的京酱肉丝很好吃,可为啥口感跟以前不一样?

我:猪肉太贵,临时用鸡肉顶替了一下。

太太:那这道菜应该叫京酱鸡丝才对呀。

我:猪肉鸡肉不都是肉吗?叫京酱肉丝也没错!

太太:你这是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呀!

我:用猪肉做就一定更好吃吗?既然现在味道不差,何必非要纠结猪肉鸡肉?你应该夸赞我给做了一道好吃的菜才对呀!

生活就像这样:

理屈的一方不一定词穷,明明是在给你制造麻烦,还美其名曰为了成就你。理直的一方务必要气壮,对于无理还爱搅三分者,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